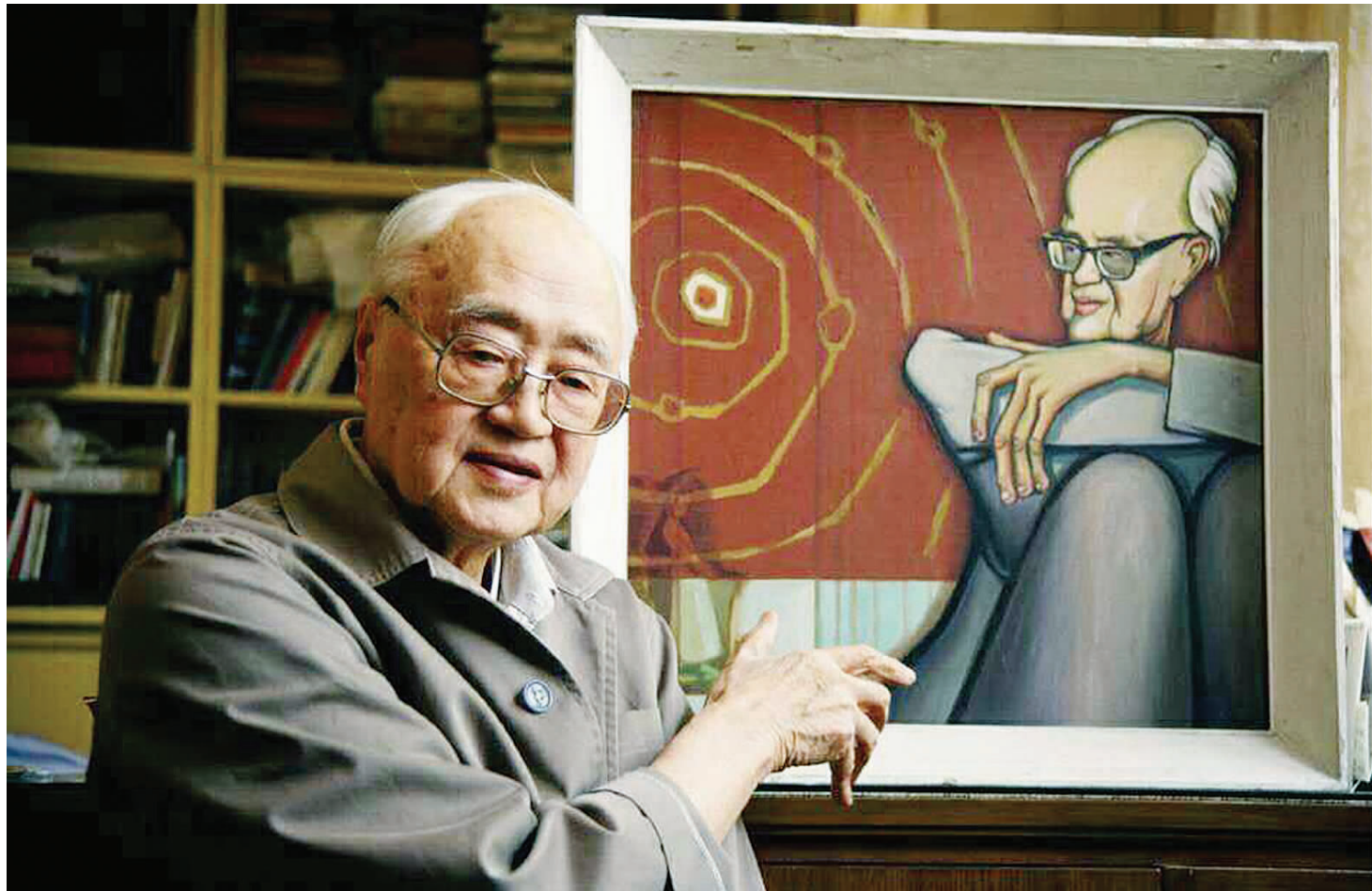


黄佐临给中国的戏剧舞台留下了什么

上海文艺界人士追忆他孜孜不倦站在民族戏剧立场上锐意创新的一生



黄佐临说过：“朴素的，自然的，明确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带泥土信息的才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

祖忠人摄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先生去世前一年，因为中风，说话已经有障碍了。那天我去华东医院看他，他告诉我，前天他看了一部电影《修女也疯狂》，‘这电影真好’，然后就忍不住把电影故事说给我们听，一面讲一面哈哈大笑。80多岁了，心还在戏上。”国家一级演员、老艺术家陈奇忆起往事。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著名戏剧艺术家、电影艺术家、导演黄佐临先生诞辰110周年。许多文化艺术界人士在纪念这位对上海戏剧、中国戏剧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时非常感慨。“今天，我们纪念佐临先生，是要继承先生的精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说，“他的戏剧作品、戏剧活动始终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戏剧样式的创新，是站在我们民族戏剧的立场上。”

陈奇，以及其他与佐临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士、佐临先生的弟子、受其艺术理论影响的艺术工作者等，纷纷回忆起与先生相识相交的点点滴滴。

爱琢磨每个人身上的特质

英国留学期间，黄佐临受戏剧大师萧伯纳的影响，弃商从文，开始涉足戏剧。回国后，他毅然投身于抗战文化运动中。无论是《抗美援朝大活报》《激流勇进》《陈毅市长》《中国梦》，还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的《闹钟》，把他的戏剧活动串联起来，可以看到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时刻以敏锐目光追随着时代的脉搏。

上个世纪40年代，陈奇还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念书，初识佐临先生。那时黄佐临筹备把杨绛先生的喜剧处女作《称心如意》搬上舞台，陈奇被调来演个“姑妈”的角色。“我那时才十七八岁，很忐忑不安。虽然佐临先生是导演的身

份，但是他却乐于教我们演戏，教我们如何在舞台上放松，如何在舞台上发声，把声音‘打’到最后一排。我们演员一齐在小河边念台词，都是练了‘气功’的。”陈奇笑道。

1950年，由华东文工二团和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及上海戏剧电影界人士共同创立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上海人艺”），黄佐临是创始人之一。1953年，由他导演的《曙光照耀莫斯科》首演后轰动全国，成为上海人艺演出近400场的舞台精品。陈奇是当时的演员之一，她回忆说，排演前，佐临先生给演员们布置了一大堆书面作业，从历史背景、人物思想到人物性格，每个人都要谈理解、谈感想，足见他在艺术追求上的严谨与细致。

黄佐临有四女一子，女儿黄海芹说：“父亲对我们五个儿女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来包容你，引导你。小时候我说喜欢心理学，第二天我桌子上就出现了巴甫洛夫的书。”对演员，黄佐临也是一位亲切的老师，因材施教的伯乐。上海人艺的老演员严翔回忆：“佐临先生善于发现演员的成长性，他的创新性与之密不可分。他看到你身上冒出了一个特质，就开始琢磨你的下一个戏能演什么。”

“许多人好奇，黄老师家里头是怎么谈戏的呢？其实我们就是很随便地谈，想什么谈什么，他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这些潜移默化，教我们怎么做一个人。”黄海芹说，在为父亲设计墓碑时，全家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舞台上站着的人”这句话。

拒绝浮于生活表象的创作

“黄佐临不是布莱希特或任何一个戏剧大师的门徒，他的意图不在于介绍一个流派，而在于拓展艺术工作者的视角。”戏剧评论家荣广润说，在“言必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时代，佐临先生借

用了布莱希特来谈他的戏剧观，希望戏剧界能够冲破单一狭隘的戏剧理念。1963年的《激流勇进》也好，1979年的《伽利略传》也好，1986年的昆曲《血手记》也好，1987年的《中国梦》也好，可以看出佐临对写意戏剧观一以贯之的执着。

解放初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理论在中国很流行。“事实上，早在苏联文艺工作者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到中国的10多年前，黄佐临已经在自己的教学中使用斯氏‘教科书’了。”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介绍说，1922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率剧团在美国巡演时，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我的艺术生活》。当时的美国，现实主义戏剧刚刚诞生萌芽，但现实主义戏剧的表演方法仍留有空白。波士顿的一个出版商独具慧眼地定下了该书的英文版权。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一本出版的书籍，不是俄语版而是英语版。而黄佐临夫妇当时在英国留学，1938年回到重庆教学时就使用了这本书，可见其敏锐、开放的艺术眼光。

1962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黄佐临发表了一篇《“漫谈”戏剧观》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搬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贝尔托·布莱希特和梅兰芳，比较了这三位戏剧大师的戏剧观的异同。比较的目的，是倡导创立中国当代的、民族的、科学的演剧体系。这篇讲话，被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认为是“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发言”。

黄佐临为何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介绍布莱希特和他的“间离”效果？荣广润认为，佐临并不是对“间离”效果有太大的兴趣，而是看重布莱希特诗式的戏剧风格，“他要是戏剧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要是戏剧的诗意，戏剧的诗化，并不是简单的模仿生活本原，而是超越生活表象，超越艺术模仿的美学理念。今天，停留在生活表象的影视、舞

台作品非常多，佐临先生一生不满足停驻于这些东西”。

胸怀做好上海喜剧、中国喜剧的雄心

黄佐临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发现严顺开有表演喜剧的潜质，特地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了封信，把他从北京要回了上海。黄佐临对严顺开说：“你到滑稽剧团去，滑稽表演你要学，但戏剧学院学的东西也不能丢。”就这样，他发现了严顺开，也发现了“王小毛”。《王小毛》原来在云峰剧场演出，黄佐临看了以后说：“这个戏再放大一点，时间增加，就能成为大戏了。”

1960年4月14日那天，上海蜜蜂滑稽剧团回归上海人艺建制。滑稽表演艺术家童双春永远记得那一天，滑稽戏刚刚起步，总有点技不如人的感觉，“但合并后让我感觉到，上海滑稽戏内容更加深刻了，演员的表演水平也有所提高。佐临先生心里想着的是中国式的喜剧。”

“佐临先生一直怀着做好上海喜剧、中国喜剧的雄心，将他的写意戏剧观推广到舞台喜剧的发展中。”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吴孝明说，他当时的设想是在上海成立喜剧院，和法兰西喜剧有一个对话的平台。

1965年，滑稽戏《一千零一天》在上海轰动一时。黄佐临在舞台上搭了一个房子，房子在转，邮递员沿着房子转，这个转盘式的舞台“新技术”一下子就让戏活了，可谓别具一格。为了更好地体现邮递员服务工作的特征，黄佐临曾带领创作团队在四川中路邮局下生活。在他长期的文艺实践中，都很自觉地以人民大众为中心进行创作。

黄佐临说过：“朴素的，自然的，明确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带泥土信息的才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



201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古斯塔夫·杜达梅尔，目前为止他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史上最年轻的指挥家。

（维也纳爱乐乐团官网供图）

快 评

忘不了，一曲《蓝色多瑙河》带来最初的感动

——评201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张舒然

北京时间2017年1月2日傍晚，奥地利当地时间1月1日清晨，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如约而至。这个传统还要追溯到二战期间。音乐家们希望在苦难中的人们带去一些安慰和欢乐。新年前夜，欧洲人向来喜欢狂欢至深夜甚至通宵，到了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视机，听一场轻松舒缓的音乐会，很快成了奥地利人迎新的习惯。这个肇始于1939年二战伊始的活动，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庆祝新年的一种固定方式。自1959年起开始电视转播以来，新年音乐会将维也纳树立成为欧洲音乐文化的中心象征，对西方古典音乐向非西方地区的传播和普及作出非凡的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无数中国听众通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认识了卡拉扬、小克萊伯、克劳迪奥·阿巴多、祖宾·梅塔、洛林·马泽尔等一代名指并进入古典音乐的殿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迎来了她最辉煌的时期。而随着这一代人的衰老和逝去，36岁的委内瑞拉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接棒，成为了迄今为止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最年轻指挥，这个纪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很难被打破。这似乎是对这个老传统亟需年轻一代注入活力的渴望。因为，要矢志不渝地坚持一种传统，其实有些困难。更何况，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不同其他，始终要“戴着镣铐跳舞”。作为象征，没有任何新年音乐会能够具有如此浓重的仪式感。有着近80年历史传承更像是一种如同中国除夕的盛大仪式：指挥常是年老而富有威望的人选，除却施特劳斯家族作品这一绝对条件外，曲目的类型基本固定，轻歌剧序曲总是放在下半场第一首之类的细节都不放过，必备的芭蕾舞和马术表演……甚至指挥会不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彩蛋表演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陈旧而无新鲜感的套路已经成为一种礼仪而无可撼动，这难免让一场音乐会背上了太多的负担。更何况，维也纳圆舞曲并不是属于年轻人的，而是比他们年长更多的一代的心头好。

事实证明，作为年轻一辈，杜达梅尔不负众望，在诸多规矩中小心翼翼地寻求改变。首先呈上的是是一份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单：包括施特劳斯家族在内，多达9位作曲家的作品进入了今年的曲目单之中：此前从未出现的轻歌剧作曲家弗朗茨·莱哈尔，还有谱写了名曲《溜冰圆舞曲》的法国作曲家埃米尔·瓦尔德退费尔。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选择也很广泛，既有此前从未上演过的《奢靡圆舞曲》，也有小施特劳斯早期

的《梅菲斯特的地狱呼唤圆舞曲》这类包含交响性和叙事性的杰作，以及很多在近十多年中没有演出过的作品。他的指挥为维也纳的优雅精神注入了热情与活力，也有意遮掩了一些自我个性。纵然不能与老一辈大师相提并论，却也日趋成熟。作为一个南美洲人，他的身体中固然缺乏维也纳圆舞曲的节奏精神，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传统却能够与这种热情和活力融为一体，成为全新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施特劳斯家族所谱写的音乐，其内在的韵律与节奏，以及所需要的饱满与华丽的音响，只属于维也纳爱乐和奥地利人，无可替代，而这也是我们热爱这场音乐会的最重要理由。最后，属于“规定动作”的芭蕾舞表演此次带有叙事性的俏皮编排，以及全新设计的服装，也增添不少亮点。

今年是央视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第30个年头。无可否认，维也纳的热度确已不如从前。欧洲其他乐团如今也确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新年音乐会传统，最知名的是柏林爱乐乐团与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尤其是柏林爱乐确立的每年一主题的原则涉猎了更多样的作品，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在中国，伴随维也纳催生的各类扎堆的新年音乐会，施特劳斯也不过是浩瀚西方音乐作品中的小点。在上海这座如今动辄同时上演几台大型音乐会，培养了一批对马勒或瓦格纳等巨无霸作曲家爱好者的城市，或者我们不禁要问：30年后，我们拥有了最好的音乐厅，为什么依然要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这场一年一度的，并没有什么悬念的音乐会？

夸张些说，古典音乐今日在中国之成就，这一音乐盛会实在贡献良多。对国人，维也纳意味着一种古典音乐的情结，乃至对艺术的情结。在网上搜索“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跳出的是无数人对这场音乐会的评论，这是守候，也是情怀，任何现场音乐会也无法取代。自1987年央视转播新年音乐会以来，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古典音乐听众，延续至今。当年无数收看、收听电视转播的听众，如今已经离开电视，走进音乐厅聆听现场音乐会；无数的乐迷，从聆听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开始入门，走向古典音乐更深、更广的天地。3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已经能对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的深奥如数家珍。可总忘不了的，仍旧是一曲《蓝色多瑙河》的感动。而在那些古典乐尚未有能力进入的地区，这场盛会依旧是对人们踏入音乐之门的慰藉和启蒙。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硕士研究生）

当“卷福”开始煽情，新一季用感情戏碾压酷炫推理之后——

《神探夏洛克》还能续写“神剧”篇章吗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顶着“神剧”的光环，三年更1季，每季出3集，北京时间前天清晨，《神探夏洛克》第4季第1集《六座撒切尔夫人像》在英国推出，剧集一出就凭高达32.8%的收视率夺得同时段全英收视冠军；许多中国“粉丝”登录BBC网站先睹英文原版，而更多观众收看了国内视频网站独家播出的中文字幕版。

《神探夏洛克》有多火？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开通了微博，底下有网友留言：求更新《神探夏洛克》。直到2015年，还有众多“粉丝”继续追问他，第4季为什么还没上线？如今剧集终于回归，然而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截至昨天，豆瓣上的8.4分是目前全季里评分最低的，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新一季以情感铺开为主，破案为辅，整体精彩程度不如前几季”。

《六座撒切尔夫人像》改编自《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的《六尊拿破仑半身像》。在柯南·道尔所著的小说中，福

尔摩斯与华生追踪的是六尊拿破仑半身像里的黑珍珠及其背后的盗窃团伙。改编后的剧情解释了开枪杀人的夏洛克是如何开罪的，追溯了华生妻子玛丽的过往经历，用各种闪回暗示夏洛克最大的对手莫里亚蒂可能尚在人间，还通过玛丽的视频遗言“保护华生”为接下去的发展埋下伏笔。有剧评人表示，这集的制作水平其实保持了较高的水准：故事容量大、语速快、转折多，穿插各种幽默梗；镜头语言利落，画面精致；几条线索交织并行，有烧脑，也有煽情。而问题，正出在对“烧脑”和“煽情”的把控上。

从第3季开始，《神探夏洛克》的重点就慢慢转移到了主角的情感关系上，主人公耍帅、炫技，推理破案反倒成了背景，第4季则在这些“槽点”上变本加厉。首集开篇不久便在华生夫妇的感情上做文章，这对夫妇喜获千金

主的”。某资深“神夏粉”说：“最后反转还挺动人的，鼻子有点酸。”但也有网友说，这一枪完全是夏洛克自己“作”出来的，并质疑，“两大高手面对这平凡无奇的一枪，居然用的是堵枪眼的方式，编剧的智商哪里去了？”

如此展开，虐点、话题度都有了，却无法掩盖剧情的注水：近90分钟的首集中，大多数案件一掠而过，推理部分屈指可数。再说说剧集的灵魂人物夏洛克，这个笃信“我爱破案，破案使我快乐”的大神探，因为华生夫妇的遭遇去看了心理医生，当从他的口中说出自己或许“过于自信、傲慢”时，某些“粉丝”崩溃了。对很多人来说，“卷福”是遇到任何问题都处变不惊的存在，虽然也有感性的时刻，但更多时候不应暴露出如此脆弱的一面，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是他的萌点，也是他吸粉无数的魅力点。在该集结束时，神探背上了害死搭档妻子的十字架，寻找赎罪去了，有剧迷表示似有刻意营造泪点之嫌，与前几季的人物性格大相径庭。

作为“福尔摩斯”的衍生作，《神探夏洛克》在2010年一炮而红。由于是侦探小说改编，自然要带上推理的标签。但实际上，新改编能火遍全球，除了推理以外更重要的是炫技的风格。编剧莫法特摒弃了柯南·道尔抽丝剥茧探寻真相的“慢节奏”，而以高强度、快频率的案情解析进行代替。福尔摩斯的语速，以及满屏幕的小白字解释，还有突破极限的特效运用，可谓画面与想象力齐飞。这样一方面能凸显夏洛克的天才，另一方面则给观众带来直接而猛烈的感官冲击。这也不难理解新一季用感情戏碾压酷炫推理之后，会遭遇观众的不满。毕竟，仰视等待一个偶像，但是最终发现只是一个无法满足想象的角色时，“粉丝”自然伤不起。

当然，对于不少首季追到现在的观众来说，就算缺点再多，大概还是会看下去。平心而论，第4季仍有诸多未解之谜让人难以舍弃。目前剧迷都在期待夏洛克的宿敌莫里亚蒂的现身，或许只有超级大反派，才能“拯救”这部剧了。



截至昨天，《神探夏洛克》第4季第1集在豆瓣上收获8.4分，创下四季的最低评分，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新一季以情感铺开为主，破案为辅，整体精彩程度不如前几季”。图为该剧剧照。